

文學革命先驅黃遵憲

駱志伊

維新志士喚醒國人

黃遵憲，字公度，別署人境廬主人，廣東省梅縣人。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（西元一八四八）。

三歲能背誦「千家詩」。十歲學敲詩，塾師以「春鳩啼落花」為詩題，遵憲有詩句云：「春從何處去？鳩亦盡情啼。」塾師一時大為震驚！第二日以「一覽衆山小」為詩題，遵憲有詩句云：「天下猶為小，何論眼底山。」於是鄉人均青眼有加，以神童目之。二十歲應院試入州學，旋應廣東鄉試，不中。二十四歲，歲試第一名，補廩膳生。同治十二年（西元一八七三），中順天鄉試第一百四十一名。光緒初年，隨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，任參贊，鑽研日本之國情與歷史，撰述「日本國志」五十卷，為我國人介紹日本最有系統之著作，希望供祖國借鏡。中嘗言曰：「日本維新之效成，將霸，而首先當其衝者，為吾中國。」以後其言果應驗，以是吾國智識界，皆佩服遵憲有先見之明！「日本國志」刊印於光緒十六年（西元一八九〇），廣州富文齋刻本。初根本不為人所重視，迨甲午（西元一八九四）中日戰後，該書始轟動一時，流行極廣。當時光緒皇帝感國亡無日，志切維新，亦深受此書之影響。

黃遵憲歷官美國舊金山、英屬新加坡總領事、駐英公使館參贊、湖南按察使。光緒二十四年

（西元一八九八），戊戌維新，遵憲與康有為、梁啟超，互通聲氣，奉命任駐日本公使。行抵滬上，臥病。是年八月，北京發生政變，西太后下令訓政，大捕新黨人士，六君子殉難，遵憲奉命開缺。甚至有奏劾其與康梁暗中勾搭，並云康有為逃亡時，曾匿居其住處，引起西太后電兩江總督密查，圍守其滬上道公所寓所，以礙於外人，未敢拘捕，但終遭廢放。壯志未酬，光緒三十一年（西元一九〇五年），病歿於家，享年五十有八。

主張「我手寫我口」

遵憲書齋署名曰「人境廬」，蓋襲取陶淵明「結廬在人境」之意。「人境廬詩草」自序云：

「古人之詩，號專門名家者，無慮百十數家，欲棄去古人之糟粕，而不為古人所束縛，誠憂憂其難！雖然，僕常以為詩之外有事，詩之中有人，今之世異於古，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？……其述事也，舉今日之官書、會典、方言俗諺，以及古人未有之物，未闢之境，耳目所歷，皆筆而書之。其練格也，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，訖於晚近小家，不名一格，不專一體，要不失乎為我之詩。誠如是，未必遽躋古人，其亦足以自立矣。」

上舉自序，具見遵憲詩作之主張及特色。遵憲早歲所作詩中，有一首明白指出其詩作

之主張，其詩曰：

「天塊鑿混沌，渾渾旋大圓。隸首不能算，知有幾萬年，羲軒造書契，今始歲五千，以我視後人，若居三代先。」

「俗儒好尊古，日日故紙研，六經字所無，不敢入詩篇。古人棄糟粕，見之口流涎。沿習甘剽盜，妄造叢罪愆。黃土同搏人，今古何愚賢？即今忽已古，斷自何代前？」

「明窗敝流離，高爐藝香煙；左陳端溪硯，右列薛濤箋；我手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？即今流俗語，我若登簡篇。五千年後人，驚為古爛斑。」

此詩胡適推崇為文學革命之宣言。

並世學者品詩論人

康有為序「人境廬詩草」云：

「公度先生為人，長身鶴立，額高且廣，少而不羈，傲倪自喜，然好學若性，能自博羣書，工詩文，善著述，與人語，往往昂首足加膝，縱談天下事，恒以才識自負，目無權貴，其得罪亦以此。」

康有為又云：

「自足久廢無所用，益肆力於詩，上感國變，中傷種族，下哀生民，博以寰球之遊歷，浩渺肆恣，感激豪宕，情深而意遠，益動於自然。」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稱之曰：

不相干，故摩兒頂，要圖老人歡。

「兒年九歲時，阿爺報登科；劍兒大父旁，一語三摩挲：『此兒生屬猴，聰明較猴多。雖雞比老雞，異時知如何？我病又老耄，情知不堅牢，風吹兒不長，那兒兒扶搖？待兒勝冠時，看兒能奪標！他年上我墓，相携著宮袍。前行張羅傘，後行鳴鼓簫；豬雞與花果，一分肩挑；爆竹響墓背，墓前紙錢燒；手捧紫泥封，云是夫人誥。子孫共羅拜，焚香向神告：『兒今幸勝貴，頗如母所料。』世言鬼無知，我定開口笑。……」

「大父回顧兒：『此言兒熟記。』一年記一年，兒齒加長矣。兒是孩提心，那知太婆事？但就知所見，依稀記一二。太婆每出入，籠東柱一杖；後來杖挂壁，時見垂帷帳。夜夜携兒眠，呼娘搔背蟬，輾轉千搥腰，殷殷春雷響。佛前燈尚明，窗隙見月上，大父事簾來，歡笑時鼓掌；瑣屑及鄉鄰，譏訶到官長；每將野人語，眩作鬼魅狀。太婆悄不應，便知婆欲睡；戶樞徐徐關，移踵車輪曳。明朝阿娘來，區奉為盥洗。欲飯爺捧盤，欲羹娘進七。大父出迎醫，觀縷講脈理，咀嚼分管藥，斟酌共量水。自兒有知識，日日見此事。幾年舉場忙，幾年絕域使，忽忽三十年，光陰迅彈指！今日來拜墓，兒既鬢滿嘴。」

「兒年今四十，大父七十九。所喜頗康強，容顏類如舊。週山看松柏，不要携杖走；拜跪不須扶，未覺躬僂。挂珠碧霞屨，猶是母所授；繡補炫錦鷄，新自粵西購。一手掌頰髭，一手振袍袖。打鼓唱迎神，紅氍齊泥首。上頭蒸紅香，

中間酌黃酒，青簪苞黍粽，紫絲絡蓮藕。大父在前跪，諸孫跪在後，森森排竹筍，依依伏楊柳。新婦外曾孫，是婆定昏媾。阿端年始冠，昨年已娶婦；隨兄擎腰扇，阿和亦十五；長穆次當孫，此皆我兒女。青青秀才衣，兩弟名誰某。少者新簪花，捧觴則拜手。次第別後先，提抱集賤幼。一家盡偕來，只恨不見母。」

「母在婆最憐，刻不離左右；今日母魂靈，得依太婆否？樹靜風不停，草長春不留！世人盡痴心，乞年拜北斗。百年那可求？所願得中壽，謂兒報婆恩，此事難開口；求母如婆年，兒亦奉養久。兒今便有孫，不得母愛憐；愛憐倘不得，那論賢不賢？上羨大父福，下傷吾母年。吁嗟無母人，悠悠者蒼天！」

詩國中之革命健將

胡先驕批評云：

「黃公度，康更生詩，大氣磅礴則有之，而過欠剪裁，瑕累百出，殊不足稱元氣淋漓也。」

李漁叔在「魚千里齊隨筆」評論謂：

「詩歌之宜洩情懷，其蘊蓄之深，未必皆口所能道，立談交口，率臆稱心，轉不適於詩之興象，善詩者，敷陳之際，或迂迴婉委以出之，冀合乎委婉之旨，而惟恐其盡也。則公度以手寫口之說，又何其測之淺而見之短耶？……臺灣行一篇，鉅割臺及陷敵時事，頗有聲色，其於臺人，若有遺憾，實則割讓之議，出自清廷，以海濱有限之力，抗人舉國之兵，縱令守土諸人，才力十倍唐劉，亦已無裨殘局……於臺人何尤？詩史褒

彈，實能度理酌情，公度目光識力，尚不逮此，至其詩筆粗率，不稱大篇，更無足論矣！」

祝秀俠對胡、李二氏之評論有所辯解：

「凡所指摘，見仁見智，身後毀譽，賢如李杜，亦所難免。但所謂粗放瑕累，正先生不假雕飾，不炫弄技巧之處，何可以粗放瑕累訾之。其天骨開張，大氣磅礴，真能於獨闢畦徑，所長固在此而不在彼也。」

「臺灣行」一首，實指以巡撫作總統之唐氏景崧而言，篇末有『昨何忠勇今何怯，萬事反翻隨轉睫，平時戰守無豫備，日忠日義何所持！』蓋亦詩人之諷誡痛惜之意而已，至謂詩章粗率，則有意狂詆，失忠厚矣。」

楊向時評論云：

「遵憲之詩，法無常師，體非偏效，語其情與趣，則慮深操危，其辭哀以思，忠以憤，不失風騷之旨。語其體與律，則精深華妙，異境日開……語其智與意，則陽開陰闔，鬼出電入，若天龍八部，千靈百恠，挾風雨水火雷霆而下，蓋真能牢籠百變，拓詩界疆域而廣之，……此其別出心裁，師古而泥古，變法而不亂法。」楊氏為遵憲之文章知己，可謂能知其詩也。

梁容若云：

「公度自幼注意民間文藝，喜做山歌民謠為詩。奔走中外，見聞廣博，盛倡革新詩體……他的主張實為文學革命先驅！」

吾人如能細心沉吟黃遵憲之詩篇，當知其為詩國一革命健將，為文學革命之先驅！今日有志於詩文者，其聞風興起乎！！